

總路線照耀着 農村前進

一個村主任擺的故事



四川人民出版社

總路綫照耀着農村前進

(一個村主任擺的故事)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成都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是說一個村主任，從城頭學習回來，剛一攏屋，很多農民都熱心地來問長問短，要他擺故事。從當天晚上起，他就向大家擺在城頭學習會上、展覽會上，看見的、聽見的一些關於在農村建設社會主義的故事。這些故事，都是本省或國內的真人真事，說明了共產黨領導我們中國人民，從新中國成立那天起，就開始在農村按照總路綫的精神，實行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引導農民一步一步走上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

書號：0174

總路綫照耀着農村前進

編輯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成都鹽道街三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四川分店
印刷者：四川人民印刷廠

本次印數15,225 1954年5月第一版17,000字
1954年5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目 錄

村主任回來了.....	一
走互助合作的路.....	三
東北「星火」集體農莊.....	八
新犁和舊犁的故事.....	一四
四川的農業機器站.....	一六
「鐵牛」的外婆家——工廠.....	一九
水稻田頭跑機器.....	二三
拖拉機的糧食.....	二七
走向電氣化的大陳莊.....	三〇
一個農民拖拉機手.....	三三
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的家庭.....	三五

村主任回來了

總路綫在解放村宣傳得硬是鬧熱：黑板報登的是總路綫，山頂廣播講的是總路綫，村小張老師打金錢板，唱的也是總路綫……。

這村的農民都曉得，總路綫就是我們一步一步走到社會主義的
光明大路。說起到社會主義，大家都高興得很，只是有些農民還摸
不清楚鄉頭咋個辦社會主義。前兩天宣傳員李明山擺了半天蘇聯集
體農莊的事情，大家還想曉得一些我們中國農村辦社會主義的故
事。

這天，丁家大院子的農民丁泗海、陳大興等剛才把賣給國家的
餘糧，挑到倉庫回來，還不到一桿煙的時候，長娃子跳蹦蹦地跑進
門來，一路走一路喊：

「村主任回來了！村主任回來了！」

青年團員丁玉芳頭一個跑出門去，抬頭一望，果然看見她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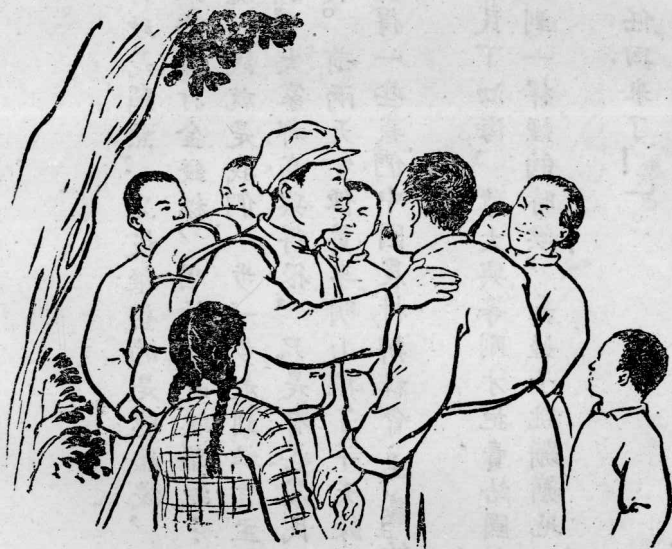
從嶸嶸上走下坡來。屋頭歇氣的幾個小伙子，還有丁大爺、王么孀，也都湧出門來接村主任。

村主任很遠就在打招呼。他剛一下坡，走在大黃桷樹邊，就和大家碰到了。開頭一句話就是：「哎呀，這回我硬是開了腦筋啦！」

「開啥腦筋嘛？爹。」

丁玉芳笑嘻嘻地問。

村主任說：「大喜事嘛！娃娃，毛主席領導我們加緊辦社會主義啦！這



村主任在大黃桷樹邊和大家碰到了。

回在城頭學習，沒有看過的看了，沒有聽過的聽了，真是開了眼界，眼睛都亮啦！」

陳大興聽說是學習辦社會主義的事，趕忙擠到主任面前囑咐他說：

「村主任，說辦社會主義，大家都歡喜。你在城頭看到的、聽到的，都要擺給我們聽呵！」

村主任忙說：「當然囉，好事大家有份嘛。回屋頭慢慢擺。」大家把村主任擁回了丁家大院子。

走互助合作的路

晚上，月亮很大，院壩照得亮晃晃的。

村主任坐在長板凳上，周圍圍轉坐滿了人。他們都是來聽擺社會主義的。互助組長丁明海的媽丁太婆也端了一把竹椅子，坐在屋檐下，尖起耳朵聽。

村主任一開頭就說：「毛主席、共產黨給我們指出的總路線，就是照到我們一步一步走到社會主義的燈塔。我們大家都要向前走，都要上船才對。」

這句話好多人都聽不大懂。丁明海就問：「我們莊稼人咋個走嘛？上啥船嘛？」

村主任說：「一說大家就曉得了。我們莊稼人到社會主義，就是要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的路。從辦互助組到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再辦集體農莊，實行土地、大農具等重要生產資料歸合作社社員集體公有的制度，再加上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實現了，那時就跟蘇聯農民一樣到了社會主義。我們莊稼人就是要上這個互助合作的船，大家展勁把船划到社會主義去！」

丁大爺說：「你再說清楚點，互助合作咋個會把我們帶到社會主義去？」

村主任忙說：「社會主義在農村中，就是大家聯合起來，實行大生產，用新的農具、農業機器和科學方法做莊稼，大家增產，大

家富裕，過幸福生活。這就是說，土地、大農具、大牲畜等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沒有了人剝削人的事情。大生產的力量大，規模大，增產多，生活好，按勞取酬，多勞多得，孤寡老弱的人都能得到照顧。互助合作的路，就能辦到大家富裕。

「這回在縣上我們就討論了廣元縣魚翅鄉尹滿先農業生產合作社年年增產的事情。他們為啥年年增產？就是因為組織起來，走了互助合作的路。拿一九五〇年來說，那時他們各幹各，做莊稼按老本本，雖說那年雨水調勻，但產的糧食，並不比往年多。」

「廣元一九五二年遭了旱災。四月初本來是收早麥子和扯豌豆的時候，但那年只是正月間下過幾場毛毛雨，接二連三不是吹乾風，就是出太陽，地裏的小春乾得來火都點得燃，麥穗穗就像小姑娘頭上的『丁丁毛』一樣細。農民們都焦得沒法，有些老太婆，到處燒香許願，求『天老爺』下雨；老大爺主張打雨醮、抬狗。這樣搞了以後，雨還是沒請下來，太陽還是一天比一天『熊』。」

「當時政府正號召大家組織抗旱。尹滿先和村上的青年團員趙九

全便帶頭組織抗旱。挑水搗麥子，扯豌豆，搶耕，搶種各種早熟莊稼。結果戰勝了天災，得到豐收。他們的互助組便在這個基礎上成立了。

「秋收後，尹滿先互助組搶先把地翻了，準備下種。村裏的單幹戶還沒動靜。」

「不久，尹滿先互助組的麥子長起來了，胖冬冬的，活像韭菜樣，長得一蕲齊。單幹戶趙九玉的麥子也出土了，長得黃毛搭鬚的。他們組內又貫徹了三大原則，互助組越來越鞏固，組員們一展勁，莊稼做得更『順溜』。」

「這一來，他們那村的農民對於互助合作，開始感到興趣了，便紛紛起來組織互助組。尹滿先互助組就這樣帶動了全村。」

「當時中共劍閣地委又派了幹部去幫助，去年春天尹滿先互助組便轉成了農業生產合作社。他們把田土入股，統一耕種，能種啥的種啥；勞力也分工，會幹啥就幹啥；種莊稼完全用新法。秋收一算賬，嗨！好愛人，穀子每畝平均產四百四十斤，比前年多收九十斤。超過了他們全村互助組和單幹戶的收成。」



〔合作社的莊稼，真是叫人口服心服！〕

「他們村裏單幹戶趙九玉，每畝才收穀子二百九十八斤。又看見社員們一袋袋的糧食往家裏撻，真是眼紅。便埋怨她爹：『我說合作社好，你偏不信！』她爹嘆口氣說：『合作社的莊稼，真是叫人口服心服！』這一下他們村裏的單幹戶，都要求參加合作社，都想上這互助合作的船。」

丁明海恍然大悟地說：「哦！這下我懂得了，莊稼人要過大家富裕的生活，只有組織起來走合作化的道路。大家都上互助合作的船，二天才好實行農業的集體化、機械化，過渡到幸福的社會主義去。」

丁太婆早忍不住了。她大聲地

說：「這樣說來，對河張萬才家還沒上互助合作的船呢？」她這話把大家惹得轟地一聲笑起來。

這一笑，把張萬才的妻子蒲二姐一張臉笑得緋紅。她不好意思地說：「只怪我那人嘛！他總說互助組沒得單幹『自由』。回家去，我一定打通他的思想，參加你們的互助組。」

東北「星火」集體農莊

太陽剛出山，丁主任打開牛棚把牛放出來，叫長娃子牽出去吃點「露水草」。聽見有人在打「吆喝」，便趕忙走出「龍門」一看，原來是蒲二姐在河對門喊人。

村主任忙問：「啥子事呵，二姑娘？」

蒲二姐大聲回答說：「請你招呼王么孀，丁玉芳她們過河來幫我剝苞穀。」

村主任高聲回答說：「曉得了，吃了早飯就過來。」

早飯過後，張萬才院子頭十多個年輕人在剝苞穀，他們一邊剝一邊唱，搞得很起勁。

村主任拿了一根葉子菸桿也走了進來。丁玉芳眼尖，早就看見了，忙說：「爹，快來，邊剝邊擺龍門陣。」

村主任笑着說：「好嘛，我就擺一個『大荒地』變成集體農莊的故事吧。」他拖過一根矮板凳坐在當中，拿起苞穀就邊剝邊擺：

「我國東北松江省樺川縣有一個星火集體農莊。這個集體農莊在松花江南岸，是一九五一年建立起來的。」

「這個農莊的土地，原是幾千年的荒地，大家叫它『北大荒』，土質很孬。但是，這『北大荒』在集體農莊莊員們的經營下，完全變了樣。他們開出了三千多畝水田，淨用機器做莊稼，去年水稻產量每畝平均都在八百斤以上。莊員們都過着富裕幸福的生活。」

「這個農莊組織起來經過了很多波折哩！」

「原來遠在一九四七年時，人民政府便在這裏成立了一個樺川

水利農場，一九四八年春天，附近很多沒有土地的朝鮮族農民就搬到這裏。那時，他們只是『兩個肩頭抬一張嘴巴』，啥也沒有，國家就供給他們土地、房屋和機械。他們在農場領導下開始生產了。開頭因為缺少經驗，組織的共耕組常常扯皮，幾鬧幾鬧，就扯垮了。這時有少數農民向農場領了一塊土地單幹去了；大多數農民便自己找對象，組織成三五戶不等的小型互助組。農民中的先進分子，就組織了農業生產合作社性質的耕作小組，訂立了制度，这才有了個頭緒，組員們做莊稼也有了個『奔頭』。

「我擺的星火集體農莊，就是金白山、慎自成等五戶農民組織的共耕小組發展起來的。」

「農莊成立的頭一年，全勞動的莊員的個人收入，最低的就有一萬九千五百斤稻穀，最高的有一萬四千多斤。全農莊每家每人（包括缺乏勞力的小孩子等）平均約有二千五百斤到三千三百斤穀子的收入。」

「農莊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積了很多公有財產。他們已有二

十八台除草機、八台脫穀機、五台條播機和許多新式農具；他們還建設了電機製米廠、五部電動機、一部內燃機和一座小型鐵工廠。一九五三年，農莊裏又有了學校、托兒所、合作社、辦公室和俱樂部等。莊員由原來的三十六戶擴大到了六十戶。」

張萬才打岔問道：「主任，他們的生產咋樣會發展得那樣快呢？」

村主任說：「這是因為集體農莊制度比目前農村中的互助組、農業生產合作社有更多的優點。他們實行了土地、大農具等的集體所有制，實行了『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集體勞動和分配制度。每個莊員都可以得到和他所做的勞動相當的報酬。工作做得越多越好，得到的報酬也越多。不勞動的人得不到任何的收入。拿金白山兩口子來說，都是能挑能打的好『把式』，每年他們要多做四十多個勞動日，可以多得一千四百斤稻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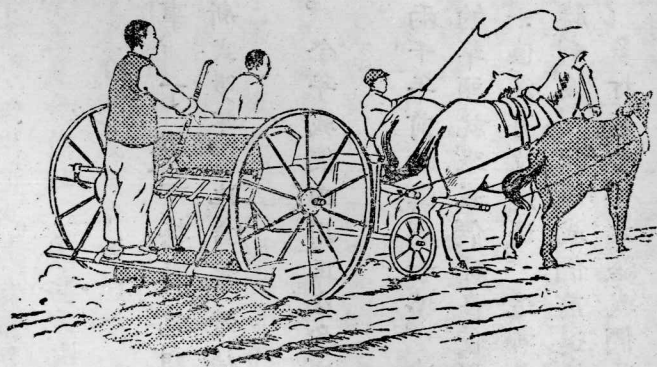
「農莊一切生產和工作，都是按莊員們的特長來分配的。像莊員金根洙測看稻田水的深淺最拿手，就專門派他看『水平』。給他

計算勞動日，按照最高的標準計算評十一分。莊員鄭求新，是缺了一隻手的殘廢人。但他是農莊電機製米廠的技術員。米廠在他指導籌劃下，三個月中就給農莊創造了三千萬元的財富。還有一個專門餵豬的鄭老太婆，每天她盡心盡意地打掃豬圈，煮豬食，把十口『巴克夏』種豬，餵來肥得不下小豬了。談起這個教訓來，老太婆就笑得莫法，她說：『經一事，長一智，以後可得按新法養豬。』莊員們這樣積極勞動，生產當然就天天向上。

「最難得的是在集體農莊裏，愛勞動、愛集體、愛護公共財產和愛祖國的思想，已在莊員們的心裏長牢靠了。」

「在稻子成熟的時候，莊員姜敬孝想：又到野鴨子遭害莊稼的季節了，不能讓農莊的稻子受到損失。有天早晨，天才麻麻亮，他就到田頭去查看，果然，成羣的野鴨，正在稻田裏『咯咯』『呀呀』地啄食稻穗。好容易趕了一早晨把野鴨趕光了，已累得渾身大汗，但他回家時一聲不響，吃過早飯就像平常一樣同生產組的人到草原上去割草。」

「農莊做莊稼大部分是使用機器，比如有一種條播機。每天能播種六十畝地，比手播快三十多倍。現在農莊播種、除草、脫穀，都脫離了笨重的體力勞動和手工勞動。有一個操作脫穀機的莊員自豪地說：『如今我們幹活，和工廠不差啦，電門一開，一齊動手，幹得快，做得好，人也輕快。』」農莊在這種集體大生產的情況下，你們想，土地產量咋個不飛快的提高嘛。所以每一個勤勞的莊員，生活都一天天過得更富裕，他們永遠擺脫了窮困、破產的威脅和人剝削人的制度了。」



星火集體農莊莊員用條播機播種，一天能播六十畝地。